

引发亿万8090后读者共鸣

我们的婚姻，一路磕磕绊绊、打打闹闹，在原谅与被原谅中纠缠不息。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80/90

式婚姻

8090SHIHUNYIN

小妖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8090式婚姻 / 小妖琴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511-0474-6

I. ①8…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9798号

书 名: 8090式婚姻
著 者: 小妖琴

责任编辑: 李 爽 刘燕军

责任校对: 张亚鹏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474-6

定 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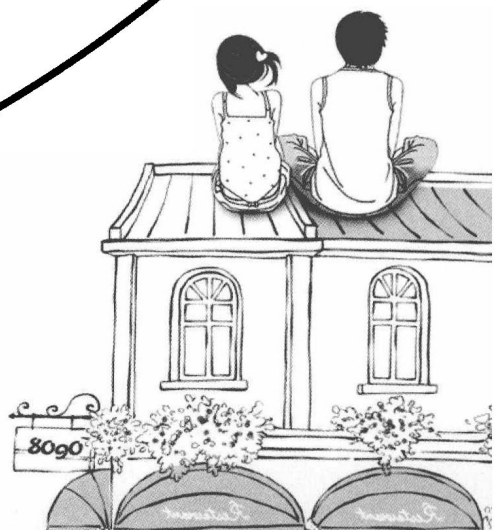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8090

目录

CONTENTS

- Chapter 01** 离婚风波 / 1
- Chapter 02** 可怜天下父母心 / 18
- Chapter 03** 房子引发的战争 / 38
- Chapter 04** 坚决不离婚 / 59
- Chapter 05** 再见两相厌 / 76
- Chapter 06** 和公婆同居的日子 / 96
- Chapter 07** 试着爱别人 / 118
- Chapter 08** 谁比谁更自私 / 135
- Chapter 09** 90 后的婚后生活 / 155
- Chapter 10** 冲动的后果 / 173
- Chapter 11** 女人玩不起的出轨游戏 / 191
- Chapter 12** 女人捍卫婚姻的方式 / 207
- Chapter 13** 分居的日子 / 229
- Chapter 14** 在斗争中学会包容 / 248





苏梦玉将身份证、结婚证和户口本都检查一遍，确定没有漏掉什么东西后才拿着钥匙出门。大门的锁眼老早以前就生锈了，每次点了油不用几天又插不动，扭不转。

梦玉烦躁地往里推了几下，心想着这么一套破房子连锁头都欺负人，这年头什么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划分得明明白白。

梦玉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属于高房龄的二手房。

三年前她和林安结婚的时候，父母死活不同意，号称如果她跟林安成了，别想再做苏家的女儿。跟林安爱得死去活来的梦玉根本听不进去父母的劝，毅然地把婚结了。

父母反对林安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林安是外地人，而且在深圳没有户口，更没有能绊住他的工作。生怕他哪天在深圳混不下去了，把女儿领跑了。

梦玉的父母果然没有将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在她结婚的时候一分钱不出，将林安敬的茶连同杯子一道砸进垃圾桶。

林安为了表明自己有留在深圳的决心，决定先把房子的事情解决，只是深圳新房的房价不是他可以承受得起的，最终和梦玉商定



把两人几年来的积蓄凑齐，再向朋友借一些，在布吉关口这边买了套二手房。

三年前正是房价跌到近年来最低点的时候，布吉关口附近的二手房只需三十多万就可以买到60多平方米的两室了，月供不高，管理费也便宜，而且可以马上装修入住。

就这样，林安和梦玉住进了新房，虽然这边的管理混乱，楼房密集，光线和通风都不太理想。可毕竟是自己的房子，住在里面心里踏实。

小两口幻想着在这里住上五六年，等有钱了再去买一套全新的花园房，反正两人还年轻，总会有机会的。只可惜，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

“姐姐，你的锁出问题了吗？要不要我帮你？”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男声。梦玉回过头去，看到一个长相朴实、看着像是90后的男子，男子发丝蓬乱，目光浑浊，骨瘦如柴，是从她隔壁那间小房间里钻出来的生面孔。

梦玉住的是七楼，也就是最顶楼，七楼另一半原本是个天台，房东看到深圳的房子能租到高价，生生把露台用木板搭成了一间小房出租。

这两年来，小房里倒是住过不少租客，不过都是一阵暴雨后立马收拾东西走人了。按常人的话说就是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梦玉没有理会他，索性将钥匙拔了出来不反锁了，反正里面也没有什么很值钱的东西。将钥匙扔进包里，她一边踩着两寸高跟鞋快步往楼下走去一边给房东打电话告诉他小房间的情况。

房东告诉她那是她的新邻居，她顿时就晕了。

梦玉在三楼遇到刚从外面回来的姚晶，后者打量着急匆匆的她问：“梦玉，你这是上哪去？”

“去民政局办离婚。”梦玉答，脚步却不曾停止。



姚晶怔忡，半晌才对着她的背影说出一句：“你这是到楼下买葱吧？”

“这年头离婚本来就是件跟买葱一样寻常的事。”叶何笑着搂她入屋，关上大门。

姚晶是梦玉的大学同学兼好友，也是梦玉一直羡慕着的人，姚晶出嫁前就是富千金一个，出嫁后又遇到叶何这样一位潜力股老公，生活过得风生水起。

叶何是一个聪明、自尊心和上进心都极强的人，结婚的时候不拿老丈人一分钱，靠自己几年的积蓄买了这二手房。并在老丈人面前发誓一定会在三年内赚到一百万，三年的时间过去，他已经赚了不止一个一百万了。

单是后海片区还在装修的海景房就不止两百万。

反观林安，三年的时间里顶多也就把之前买房的七万块外债还上三分之一了，这让梦玉怎么可能不羡慕忌妒恨？

梦玉今天特地请了假去办离婚的，林安昨晚通宵加班，两个人约好十点钟在民政局门口见。梦玉赶过去的时候，林安正坐在门边的石狮旁打盹。

此刻的林安发丝蓬乱，衣衫不整，眼圈发黑，一看就知道是经过通宵加班摧残的。

看到他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梦玉的心里涌起一丝心疼，但她很明确自己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将心底的疼惜压了下去，她面无表情地走了上去，用手将他推醒。

林安被她推醒，幽幽地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望着她微笑，“老婆，你来了。”

“证件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你看。”林安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个信封袋子。梦玉接



过信封检查了一遍，发现没有少东西，将信封纳入自己的包里，“走吧，赶紧办完，一会儿我还要赶去公司办事。”

说完带头往民政局里面走去，林安跟在她的身后，看着朝阳下她略显瘦削的身影，还有那已经穿了整整三年的香奈儿皮鞋。结婚之前，她住在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大房子里，推拉式大衣柜摆满红的紫的各种名牌衣服。结婚后，她的任务就是将那些价码惊人、质地上乘的名牌反复穿戴，不厌其烦。

林安睡意顿醒，想着自己这是干什么来啊？当初来这里领证之前明明承诺过要给她最好的生活，才三年的时间，居然就走上离婚这条不归路了。

他跑上去牵梦玉的手，“老婆，咱们改天再来吧，你看今天这么多人排队。”

“明天我请不了假。”梦玉走到窗口前领了表，推给他一份让他填，然后坐在椅子上边填表边排队等号。

民政局大厅确实有不少人在排队，不过还是以结婚的居多，梦玉三两下填完表开始频频看时间，林安则握着笔杆犹疑不定，半天都签不下自己的大名。

彼此的心里都很明白，今天从民政局出去后，曾经的誓言，曾经的爱情，曾经的一切都将随之烟消云散，成为过去。表面上坚定的梦玉，其实心底下也是感触颇多的，可现实逼得她不得不趁早弃械投降。

梦玉正处在呆怔中，手臂上突然被人拍了一记，紧随而至的是一个熟悉的男声：“咦，姐姐，是你啊？你也来登记结婚啊？”

梦玉被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刚刚从木板间里面钻出来的90后，那男孩满面堆笑，仿佛遇见什么老熟人一般。而他的身边站着一位腼腆的小女孩，看起来也是90后的样子。确实比梦玉年轻，可是被一个同辈人叫做姐姐，梦玉的心里还是有一千一万个不愿



意的。

梦玉看了看他那只拍过自己、看起来不怎么干净的手一眼，心里暗暗地涌起一阵反感。

她素来喜欢手指修长干净，骨节分明的男人，而林安就属于这种人。林安不仅手指长得好看，身材和面庞也是属于帅气的，要不是这样，她当初也不会那样奋不顾身了。

女孩灿灿地笑着问：“程忠，这是你朋友啊？你朋友长得好漂亮。”

男孩搔搔头，嘿嘿地笑，“我哪有那么漂亮的朋友，是我的新邻居啦，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分，住在同一栋楼上，又在同一天结婚，呵呵。”

女人都爱虚荣，梦玉也是女人，被人这么一夸后心里的郁闷舒散了些，但语气仍然是淡淡的，“我们是来离婚的。”

“啊？”男孩女孩同时发出惊讶。

“是她非要离的。”林安在一旁解释。

梦玉白了他一眼，这个时候报号广播已经报了梦玉手中的号码，梦玉用手指在林安的手臂上撞了一下，起身往窗口处走去。

“结婚多久了？”服务员大妈睨了俩人一眼问道。

“三年了。”梦玉答。

“为什么离婚？”

“觉得彼此不合适。”仍然是梦玉答。

“已经决定了？”

“嗯，决定了。”

“你呢？”大妈转向林安。

林安看了一眼和大妈一起望向自己的梦玉，接触到她警告式的目光，支支吾吾地说：“我……其实我还没有决定……不过我都听她的……”



“那这婚是离还是不离?”

“离!”

“不离!”

两个人异口同声，大妈的眉头皱起，梦玉也跟着板起面孔瞪他，“林安！昨天我们明明说好今天离的，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我……好吧，离。”林安无奈地对大妈说。

大妈不再多话，收了俩人填好的表格开始电脑操作，窗口外的林安用手扯了扯梦玉的衣角，表情委屈而焦急。梦玉的眼眶突然湿润了，离婚！她居然真的走到这一步了。

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因此腰折了，而且腰折得那么突然。

在电脑前埋首操作的大妈突然抬起头来，一本正经地对俩人说：“不好意思，今天的绿本用完了，明天再过来吧。”

“没有绿本？怎么可能？”梦玉低呼。

“不好意思，刚好用完了。”大妈歉意地说。

梦玉指着桌面上的一摞绿本子说：“那是什么？”

大妈用拇指翻了翻，“这是不合格的本子，需要退回印刷厂去的。”

“老婆，没绿本了，走吧，别为难人家了。”林安拽着梦玉离开，转身的那一刻冲大妈投去一抹感激的微笑。

梦玉被林安拽着走，心不甘情不愿地频频回头，显然还有一肚子的不信任。抬头看到林安脸上透露着轻松，她反而气恼了。

那对年轻小男女讷讷地看着拉扯不休的两人，男孩小心翼翼地：“姐姐，你就再给大哥一次机会呗。”

梦玉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大概意思是嫌他多管闲事，随即对那女孩说：“小妹妹，你这么年纪轻轻就领证结婚，而且是嫁给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男人？”她用下颌指了一下男孩，语气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你了解他有多少你就跟他结婚了？他给你买钻了，



还是买金了？他连买的房子都是顶楼的木板间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他的木板间是租的，不是买的。还有，姐姐，我今年二十岁了，到结婚的年龄了。”女孩望着她一脸认真地说。

梦玉哑口无言，好一阵才道：“你知道还跟他结婚？小妹，我告诉你啊，女人的青春就这么几年，错过了就没有了。女人这一生有两次机会，第一次是出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第二次是嫁人，我们能够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把握？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随便把自己嫁掉的下场，最终只会像我和他一样。”

梦玉是被现实打击得疯狂了，才会这样口出不逊的，男孩女孩均是听得一愣一愣的。林安忍住笑意，拉了拉她的手臂低声道：“亲爱的，人家今天结婚，你能说点好听的吗？”

至于梦玉口中的没有好好把握，随随便便把自己嫁掉的言论，他选择沉默。梦玉正处在情绪激动的时刻，说话难免会过激些，他只能忍耐。

“不是邻居我也不告诉你这些！”梦玉哼哼着说完，快步往民政局门口走去。

身后传来女孩扬高的声音：“谢谢姐姐的好心提醒。”

出了民政局，林安追在梦玉的身后，讨好地说：“老婆，我送你去公司吧。”

“你拿什么送我？”梦玉返身睨着他讥诮道。

“……”林安一下子就蔫了，他除了两条腿，别的交通工具确实也拿不出来了，以前他也经常送梦玉去上班，两个人手牵手地挤两趟公车，走一段格子路，才到她的公司。

梦玉去了公司上班，面对财务室同事们同情的目光，她显得有些不自在，只好埋头认真工作。

一位小三八按捺不住地走上来，小心翼翼地问：“你真离啦？”



“没呢。”梦玉答。

“为什么呀？”

梦玉来气了，这帮三八到底是希望她离还是不离？

备受煎熬地待了一天，下班后，梦玉不理睬等着接自己下班的林安，从大厦后门绕了出去直接回娘家。

屋外，沈雅阳一边流泪一边骂，骂的都是些气话。

梦玉躲在自己的房里，捂着双耳，泪水也不禁跟着湿了眼眶。

当初从沈雅阳的手里接过户口本那一刻，沈雅阳就指着她的鼻子大骂：“结婚可以，以后后悔的时候，擦干了眼泪再回来！”

所以今天她只敢在屋里偷偷地哭，听着沈雅阳气急败坏的责骂：“当初我说什么来着？林安那小子靠不住，不会对你好几天的，你偏不信，现在好了吧？年纪轻轻就离了。”

“行了，你少说两句，梦玉自己也不好过。”苏鹏拽着沈雅阳的手臂安抚，反被沈雅阳一把甩开，“都是你，两个孩子会变坏都是被你惯出来的！”

“哎，妈，姐离婚那是林安人渣，扯上我干吗呀？”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剧的梦珠一听这话不干了，立刻出言反驳。

沈雅阳气结：“扯上你怎么了？一天到晚顾着玩，还不进屋里去复习！”

“更年期，真可怕！”梦珠没好气地嘀咕一声，扔下遥控器进屋去了。

苏鹏敲着梦玉的门好声安抚道：“梦玉啊？你别听你妈乱嚷嚷，快出来吃点东西吧，再怎么样晚饭也还是要吃的。”

梦玉在屋里扬声道：“爸，我不饿。”

“不饿？你除了会绝食恐吓我们还会点什么？当初说什么不让你结婚你就饿死自己，早知道还不如让你饿死省事呢！”

苏鹏继续“软弱无能”地责备：“行了，你说够了没有？”



“没够！她要是敢给我离婚，我就……”沈雅阳顿了一顿，说，“林安那个人渣是你挑的，你必须给我把这段婚姻维持下去……”

沈雅阳还在嚷嚷，门板“呼”的一声被人从里面拉开，眼眶红肿的梦玉出现在俩人面前，语气愤愤：“妈，我说过多少次了，林安他对我很好，对我从来没有过二心，别开口闭口说人家人渣。”

“如果对你好，你为什么坚持要离婚？”

“是钱的问题，我不想再过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了，我过腻了行不行？”

“当初……”

“我不想听当初，当初我给了你两个选择，一是饿死我，二是把我嫁给林安，是你选择把我嫁给林安的，所以我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你也有责任！”

“你……”沈雅阳气得浑身发颤，转向苏鹏，“你听听，你听听她这说的是什么话？这事反而是我的错了，我……”

“你再骂我就让你负责到底！”心里的委屈得不到释放，还被母亲这样责骂，梦玉已经开始口不择言了。苏鹏看着杠得不可开交的母女俩，顿时心急如焚，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碰巧在这个时候屋里响起门铃声。

“你们两个别吵了，像话吗？”苏鹏跑到门边提起对讲机，屏幕上出现林安的身影，不等苏鹏说话，梦玉已经抢先一步冲上去，夺过他手里的听筒就嚷：“此人已疯，有多远滚多远！”

嚷完，“啪”的一声将听筒挂回原位，转身快步往屋里走。

“我看她确实是疯了。”沈雅阳气得直摇头晃脑。

三分钟后，林安上来了，每次单是步入这个设施豪华的景龙花园，他的双腿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慢，很有转身就走的冲动。

苏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但生活还算小康，苏鹏经营了一家甜品屋，生意红火，单是今年就开了三家分店。沈雅阳是



某中学的高三老师，在学校算是老资格了，收入自然也不低。

而林安的老家则在梅州，林家二老年轻的时候还能种些沙田柚卖，后来年纪大了，冯爱兰又中风腿残，果园也种不下去了，生活一落千丈。

林安一直觉得沈雅阳看不起他，也在心底暗暗发过誓要干出点成绩来让她刮目相看，只可惜，他没有叶何的能力，也没有叶何的运气。

这三年来连买房的债务都还没有还清，更别说让梦玉过好日子了，所以，这些年来他很少到这里，不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他都不会来。

林安一看到沈雅阳挺直腰杆坐在沙发上，那严肃认真的架势，心里就忍不住地冒寒气。沈雅阳虽然是老师，外表却是时尚年轻的，有事没事穿一套旗袍，束个一丝不苟的发结，端坐在沙发上让人望而生畏。

“爸，妈……”林安讪讪地唤了声，好看的面庞难掩心虚。

沈雅阳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端起茶杯轻啜，苏鹏倒还有点热情，“呵，林安来了，坐吧。”

林安走到离沈雅阳最远的沙发准备落座，沈雅阳冷声说：“林安你给我站着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如果你敢给梦玉一丁点委屈，我决不饶你。”

“哎，雅阳，不带这么说话的啊。”梦玉爸扯着她的衣角小声提醒，随即用眼神示意林安不用理会她。

林安自然是不敢落座，此刻的他只觉得屈辱又愧疚，仿佛全身的血液都涌到脸上，涨得一张帅脸又红又热。被丈母娘像审犯人一样地审，只要是个男人都会无地自容，他也是男人啊！

“妈，是这样的……”林安舔了舔嘴唇，有些难以启齿，“我妈被查出是尿毒症，医院需要很大一笔手术费，所以我想先把房子卖



了，等有钱的时候再买一套。可是梦玉不愿意，她坚持要跟我离婚，我……”

“尿毒症？你那破房子的钱能买到肾源吗？把房子卖了你们住哪？”

“肾源……前两天我去医院做了鉴定，刚好跟我妈的匹配上，我就一个妈，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病死不是？至于以后我们……我想过了，先租个房子住，过渡一下……”

沈雅阳惊愕低叫：“什么？你真的打算给你妈换肾？”

连一向冷静宽容的苏鹏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忍不住惊讶了，迟疑着说：“这个……男人要是捐掉一个肾的话，对身体影响可是很大的，你和梦玉都还没有生孩子呢，这样不太好吧？”

他们之前只知道梦玉的婆婆病了，家里缺钱，林安要卖房子，却没有想到是尿毒症，而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肾源需要从林安身上获取。

这也正是梦玉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而林安只能重复低喃：“我就一个妈……”

刚刚气愤躲进屋去的梦玉突然拉开房门闯了出来，冲到林安面前摆出一副茶壶状叫嚣：“你就一个妈？那你有几个老婆啊？你要卖房子卖肾，干脆把你的心脏也卖掉算了！”

“我不是卖肾，是把肾移植到我妈身上，而且我已经咨询过医生了，移掉一个肾对身体的伤害很小，我又不干苦力活，不会对生活造成影响的。”林安嗫嚅地说。

苏鹏说：“医生那是见怪不怪，不过林安啊，你不是还有一个智障的妹妹吗？可以从她身上移呀，反正她也就那样了……”

“不行！”林安想也不想地打断他，语气坚定，“林丽已经够可怜了，我不能再伤害她的身体。”

“呵，现在你承认移掉一个肾会伤害身体了？”梦玉冷笑。



林安哑口无言，一直沉默着的沈雅阳终于想定主意了，用她一贯的命令口吻说：“林安，婚是不能离了，至于你家的问题，如果自己有肾源匹配的话，费用不会超过十万元。这十万元我给你出了，房子别卖，但肾源必须从你妹妹身上摘取。”

沈雅阳顿了一顿，继续道：“你妹妹是个智障，这辈子也不可能结婚生子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少一个肾对她来说没什么大影响，而且你爸妈照顾了她二十几年，帮你妈一次也是应该的。话说得难听点，再过十来二十年如果你爸妈不在了，她还在，肯定得落到我们家梦玉来照顾，所以她理应为这个家做点贡献。”

沈雅阳说着起身回屋里去取存折，客厅里面一片安静，只有苏鹏在唉声叹气地吸烟，而林安自始至终都是低着头的。

沈雅阳拿着存折走出来了，哀叹着说：“这里面有二十万，本来也是给梦玉当嫁妆的，当初没给上，现在补给你们吧。”

林安看着沈雅阳手上的存折，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外加燥热不堪。他并没有伸手去接存折，而是一本正经地、一字一句地说：“妈，谢谢您的好意，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和梦玉好。不过很抱歉，我不能要您的钱，更不能让林丽给我妈捐肾，虽然我很穷，但我还算是个男人，我需要挑起照顾这个家的重任，而不是靠别人一次次的施舍。”

“你看看！看看！没有一点本事还在这里逞能，我坚决离婚！”梦玉气得小脸扭曲。沈雅阳的脸色也绿了，气愤地将存折砸到他脸上，“不知好歹！”

林安被存折砸中，闪了一下眼睛，俯身冲梦玉和沈雅阳鞠了一躬，歉疚道：“梦玉，我还是很爱你，我不想离婚，但是我也不想放任我妈不管，对不起。”

“滚！你给我滚！明天9点钟准时民政局见！”苏梦玉使尽全力地将他往门口推，林安被她推出门外，“砰”的一声，大门砰然关



闭，将他独自隔在门外。

望着眼前这座雕花实木门板，林安挫败地摇摇头，原打算上门来认个错，试着挽回一下的，没想到事情越搞越砸，已经到了完全没有和好的地步了。

无论如何，肾是一定要捐的，这是他自始至终的决定。

第二天，梦玉9点钟准时到达民政局，环视一眼四周并没有看到林安的身影，于是拿出手机拨打他的电话。

电话倒是通了，不过林安并没有到民政局来，而是已经坐上了开往梅州的长途大巴。梦玉气得差点砸掉手机，心想着林安一定是故意的。

她想着，他要拖，那就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回来，把房子锁了，让他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么想着，梦玉拦了辆的士打道回家，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她前天没有来得及洗的衣服林安都帮她洗晾好了。不过正在气头上的她并没有被这些小细节感动，从床底下拉出大皮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平时除了住在三楼的姚晶会上来敲门也没有谁了，梦玉一把拉开大门，道：“晶晶你来得正好，帮我拖下行李……”

后面的话语被她硬生生地咽了回去，站在门外的不是姚晶，而是住在隔壁的那对小夫妻，今天看起来，夫妻俩都显得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男的手里捧着一盒糖果，微笑着说：“姐姐，虽然民政局说我们是外地户口不给办证，但我们还是自己把结婚证打了，这是我和小凤的喜糖，请你吃。”

梦玉回过神来，让到一边：“噢，谢谢，祝你们百年好合，喜糖放桌上吧。”